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一回 惠女庵石珠修性

暮鼓晨鐘，春花秋月何時了。七顛八倒，往事知多少。 昨日今朝，鏡裡容顏老。千年調，一場談笑，幾個人知道。

右調《點絳脣》

世俗無端事未了。骨內相殘，引得兵戈到。山妖木魅增多少。吞聲野老遠何道。

英才特起人方曉。讀盡兵書，南北奔馳老。結得同心功業杳，十年血戰非渺小。

右調《蝶戀花》

詩曰：

百歲光陰似水流，千年訂策為誰憂。兒孫自有兒孫福，莫於兒孫作馬牛。

馬力牛筋為子孫，龍爭虎鬥鬧乾坤。戰塵摩擦英雄世，殺氣薰蒸日月昏。

千載幾人傳後代，百年誰主調徵魂。孔明若曉其中意，高臥南陽緊閉門。

你道此詞為何而說？那當年三國時，晉武帝司馬炎，受魏禪稱帝，滅吳取漢，傳位於孝惠帝司馬衷，惠帝傳位懷帝，懷帝傳位愍帝，斯時天下紛紛然，其時之民生物力，盡已憊矣。唐山人有詩一首，歎那西晉之事，詩云：

戰血年來久未乾，山精石怪暗中看。

愍懷無策空垂淚，劉石多才竟不難。

江左風流稱謝相，疆場武藝有孫安。

只今回憶當年事，月落空潭夜影寒。

話說當時晉世祖武帝太康年間，潞安州有一座發鳩山，方圓數百餘里，奇峰插天，林木鬱茂，凡珍禽怪獸、山妖石精之類，往往聚跡其中。山之東南有一石壁，名翠微壁。壁下有一所古庵，名為惠女庵，卻是西漢時所建，年深月久，剝落殆盡。只有庵之後帶，不常有妖神魔怪，盤踞出沒，庵址幸不致於塌損。原來那石壁高並青雲，因得日月精華之氣，故彩色射人，不啻聞裡面有仙樂之音，每每放出霞光萬丈，黑夜如同白晝。忽然一日，風雨大作，霹靂震動山谷。雲中閃閃。落下冰雹，猶如滾珠，甚是驚人。少間，風息雨止，只見豁喇一聲，竟似天崩地裂之狀，霎時間那石壁裂開，內中走出一個美貌女子來，那石壁依舊閉合。你看這女子如何模樣？但見：

雲髻低垂，秋波斜轉，口似朱敷，臉似粉琢。鬥小蠻之細腰，移潘妃之蓮步。

彩衣繡服，依稀群玉山頭；玉潤珠含，確是蓬萊仙子。羅浮之素女無光，江畔之仙姝不讓。

正是：穹蒼欲救黎民厄，預降仙真往下塵。

那女子原是上界一位織錦仙女，因惰於織錦，偶有思凡之念，玉帝察知，故將他降於塵世。恐其迷卻前因，故不受生於凡胎，而乃幻出於石壁。只見那女子坐在一塊石上，凝神定性，若有所思，立起身來，又走向石壁之外，四顧徘徊。望下一看，心中大喜，就拜謝了天地，又對石壁拜謝了，那知也就忘卻自己根由。即取個名姓，姓石名珠，因在石壁中走出，又因天雨如珠，故即以此為姓名也。

那石珠取了姓名，心下卻自想道：吾今既生人世，也要做些事業，今安身之處尚無，如何是好！心中躊躇一會，想了一想，再往下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有了，那個惠女庵，諒來是個女庵，我今就到那裡安身。山中樵彩，亦可立命，再修心養性起來，後邊或有好處，未可知也。」即時算計停當，便嫋嫋娜娜，一步步的走下山來。再走到庵邊，轉過前面，走進後帶。只見裡面椅牀桌凳，傢伙什物，各色俱備。又不見一個人影，石珠滿心歡喜。

再走入一間密室中，只見裡面井無一物，止有一個蒲團，放在中間。石珠想道：看來此庵年代已久。無人居住。為何傢伙什物件件端正，這裡又有這一個蒲團，莫非天賜於我的？不然，或是什麼神怪在此居住之所，也不可。不要管他，我竟占住了，且看有何人來爭執。想罷，轉出後門，來至前邊，將所有什物逐一看了看。只見一口石櫥，卻又作怪，現放著許多時新果品，石珠一發歡喜，遂去取出幾個紅桃來吃了，依舊將門關上，轉到後面蒲團上過了一夜。到明日，竟自出門，尋山問水，逍遙了一日，到夜間，復歸庵中。

自此石珠正在庵中居住，自覺快活，更且不見有人來爭占，一發信以為天賜的樂境。連過了一月有餘，石珠忽然想道：人身難得，時光易過。我今既生人世，還恐此身不能長久，必須修真了道，得過長生不老之方，方不負天地賜我此庵之意。才見大靈悟，不負天意，況後房現放著個蒲團，必是天意要我修真，我如今只管在外閒行，有何益處？說罷，就將門閉上，竟至密室，將蒲團鋪好，凝神定氣，端坐其上。正是：

女子尚識修真性，何事男兒徒妄為。

石珠閉目定神，坐了有一個多時，忽然一陣狂風，半天中一聲響亮，卻像起個霹靂的一般。石珠吃了一驚，開眼一看，只見一個半老不老的人，飄巾大袖，圓眼長鬚，立於面前。石珠不慌不忙，立起身來，與他相見，問其來意。那人道：「在下姓吳名禮，祖居此山，這庵是我別居。今日此來，一則為妹妹謫於人世，特來探看；一則來看望此庵，就交與妹妹居住，後日習成武藝，便好輔佐神霄，共成大事。」石珠道：「哪個神霄，又如何共成大事？」吳禮道：「未可洩漏，後日自知。」便向袖中取出一卷天書來，遞與石珠道：「妹妹但熟看此書，他年自有妙用。」石珠不知其故，只得接了他書。正欲開口再問，吳禮旋身幾轉，一陣狂風，化作一道金光，裊裊上騰，倏忽不見。

石珠且驚且喜，說道：「我從不曾與他相會，他如何就認得我，竟稱我為妹妹，竟將此庵交付與我？又與我一卷書，且說輔神霄爭取江山，其中必有一定氣數，分明來歷，不可不信。」他遂將蒲團打疊一邊，端正几案，焚起好香，望空拜了四拜道：「弟子愚下，蒙天不棄，賜愚書冊，異日有用此書，方謝天恩不淺。」禱罷又拜，輕輕地將書打開，仔細看了一看，第一卷都是些符籙，與那呼兵遣將之術；第二卷都是些偷營劫寨、排陣安軍之法；下卷卻是許多人的名姓，都未曾相識者。石珠暗暗歡喜，遂將中卷與下卷謹謹藏好，只將上卷仔細觀玩，朝夕演習。約習了百日光景，件件已是心領神會，飛騰變化，無不如意。

一日，石珠要去拜訪吳禮，謝他借庵、授書之義，且商將來大事。只見山門外半雲半霧，又來兩個異人：一個是道人打扮，手執一根鐵如意；一個是道姑打扮，背負寶劍，手執拂塵。兩個到了庵前，竟入裡面。石珠上前相見，詢其名姓。那道人打扮的說道：「小子姓侯，別號有方。」指著那道姑說道：「此位是貧道的表妹，叫做袁玉鑾。奉吳真人之命，來與姐姐作伴，望乞見留。」石珠見說，心下想道：吾在此孤單獨自，得他們相伴，極是妙事。但房宇狹小，如何能容得他二人？況他又是個道人，殊覺不便，畢竟不留他為是。正躊躇間，侯有方早已知，笑了笑說道：「姐姐莫非為臥房狹小，不便相留麼？這有何難，憑著我二人之力，管取不日就有一所大廳堂居住便了。」石珠見說著心事，不敢再卻，只得任他住下。當夜侯有方就在廚下歇宿，袁玉鑾卻與石珠在後房同宿。

到了三更之後，石珠睡夢中只聽得雷聲隱隱，恰像庵門外有萬馬奔騰之勢。石珠驚醒轉來，去摸那袁玉鑾，已不知去向。心下驚疑不定，悄悄的披衣而起，捻著土遁，遁出庵門，遠遠的張看。此一驚真個不小，真是：

巧奪天工施造化，不煩人力建樓台。

你道是為何？只見那半空間，來來往往，都是些奇形鬼怪之物。也有青面的，也有紅須的，也有獨角的，也有三眼的，都在那

裡運水搬泥，尋磚覓瓦，拖木的拖木，扛石的扛石，或鋸解的，或斧鑿的，忙得了不得。侯有方與袁玉鑾卻立在雲端之內，左顧右指，指點方略。自三更初至五更，看看完成。石珠暗暗咋舌，毛髮倒豎，不敢久留，依舊捻著土遁，竟入臥房睡了。

不多時，雞聲三唱，天已大明。只見袁玉鑾走至石珠臥榻前說道：「天已明了，姐姐還濃睡麼？」石珠聽說，翻身坐起，披表下榻。忽然侯有方也走到面前說道：「姐姐一夜穩睡，可知我等夜來之事麼？且同去看看來。」遂同了石珠、袁玉鑾，一徑走出內房，轉過前廊，來到一箭之地。只見樓閣巍峨，亭台聳峙，中間有一所大殿。殿後是一帶高樓，左右耳房，不計其數。殿前有大門、二門、三門，真是天造地設，煥彩異常，即使真仙建造，亦無如是之速成者。有詩為證：

頃刻樓台巍煥新，只因建造是仙人。
運工自由鬼神助，經始還李吳子真。
指日樓前驕鐵馬，有朝殿內動征塵。
應知天意多難測，會見中原血染津。

石珠看了，不覺呆了半晌，心下想道：「我昨夜看時，還都未有完成，不料今日就如是成功之速，豈非千古以來，從未有的奇怪之事。」於是隨著他二人，一層層走將入來，各處看了一會，一齊立在正殿之上。侯有方說道：「如今殿宇已成，不日當有異人來至。我等即當移居於此，建立旗幟，以招四方豪傑。況目今晉室將衰，中原擾攘，正吾等立功之秋也。石姐與表妹宜各努力，勿虛此生。」袁玉鑾道：「表兄所見甚是，但石姐前日曾受吳真人三卷秘籙，不知曾演習否？」石珠接口道：「吳真人所授，小妹豈敢怠忘，已得習熟了，卻不知何所用之？」侯有方笑道：「既已習熟，自有用處，不必性急。」便對袁玉鑾道：「表妹可同石姐在此，我去去就來。」說罷，就駕起雲頭，呼呼的一陣冷風，倏然不見。

袁玉鑾與石珠在堂中說了些閒談，將及有兩個時辰，忽聞得半空中有人聲說話。石珠二人抬頭一看，只見侯有方同著一個紅須道人，各拿著一個大皮箱，冉冉而至。到了堂前，各各按落雲頭，走入堂前。袁玉鑾、石珠即忙上前相見，問其姓氏。侯有方道：「他姓桐，道號凌霄，就是發鳩山前人氏，因他精通道術，相招而來。」說罷，各將皮箱打開，眾人上前一看，你道是什麼東西？原來一箱是旗幟彩緞，一箱是金銀刀劍。眾人一看，歡喜無限。便將旗幟理出，內中檢出一幅大紅繡字旗，立起長竿，豎於大門之外。將彩緞做了四人的袍服。又將金銀各處收羅糧米，置辦傢伙什物。將刀劍各人檢取一把，佩在身邊。袁玉鑾原自有佩劍不取。石珠取了一把青鋒寶劍，侯有方也取了一把紫電鎮魔寶劍，桐凌霄卻是一把大刀。當下分派已定，各自去收買什物、糧米、衣服之類，不在話下。石珠又將庵中各項物件都搬到大殿中，安頓已了，自去演習兵法，不消細敘。

忽一日，正是暮秋天氣，但見：
滿地風煙飛白馬，半天雲雨暗青山。
蘆花颯颯點頭白，江上飛鴻自往還。

其時侯有方、桐凌霄都不在，止有石珠與袁玉鑾在樓上相對而坐。二人正談論間，忽見西南方有一道紫氣，自地下而上，直衝雲漢。袁玉鑾吃了一驚，對石珠道：「姐姐，你看這道紫氣之下，必有異物，將來一定是我等一流人物，不知幾時方可相敘。」

石珠道：「姐姐既知是我輩中人，又是異物，何不就去訪他回來？」袁玉鑾道：「只怕時有未可，且姑待之。」石珠道：「非也，若是時有未可，紫氣決不為我二人所見；今既見之，必當即時相會。若是姐姐不去，小妹自去訪他。果是異人，一定要他回來。」說罷，竟不等袁玉鑾開口，一徑走下樓來，望前而去。玉鑾見他意決，更不阻他。